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古文 學 古典

十六編 第 5 冊

六朝散體文論稿 (下)

王琳、楊朝蕾 著

花木蘭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六編

曾永義主編

第5冊

六朝散體文論稿(下)

王琳、楊朝蕾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朝散體文論稿(下) / 王琳、楊朝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7 [民 106]

目 2+172 面 ; 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六編 ; 第 5 冊)

ISBN 978-986-485-107-2 (精裝)

1. 六朝文學 2. 散文 3. 文學評論

820.8

106013417

ISBN-978-986-485-107-2



9 789864 851072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五冊

ISBN : 978-986-485-107-2

六朝散體文論稿(下)

作 者 王琳、楊朝蕾

主 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 : 02-2923-1455 / 傳真 : 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07696 字

定 價 十六編 8 冊 (精裝) 新台幣 15,000 元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六朝散體文論稿(下)

王琳、楊朝蕾 著



目次

上 冊

| | |
|----------------------|-----|
| 緒 論 | 1 |
| 一、六朝思想的多元與重文的社會風氣 | 1 |
| 二、魏晉文風演變基本態勢 | 6 |
| 三、南北朝文風演變基本態勢 | 12 |
| 四、建安作家在強化情采方面的示範意義 | 16 |
| 第一章 六朝散文寫景紀遊功能的拓展（上） | 19 |
| 第一節 遊風的盛行與山水審美觀念的自覺 | 19 |
| 第二節 山水景物之文與情景交融文風 | 24 |
| 第三節 六朝地記的興盛及其文學性 | 31 |
| 第二章 六朝散文寫景紀遊功能的拓展（下） | 47 |
| 第一節 集六朝地記之大成的奇書《水經注》 | 47 |
| 第二節 寺塔記之傑作《洛陽伽藍記》 | 53 |
| 第三節 域外行記之珍品《佛國記》及其他 | 57 |
| 第四節 六朝地記的影響及其評價 | 63 |
| 第三章 六朝散文抒情性的強化 | 75 |
| 第一節 六朝重情風尚 | 75 |
| 第二節 一往情深的哀祭文 | 79 |
| 第三節 情味彌濃的書牘文（上） | 95 |
| 第四節 情味彌濃的書牘文（下） | 114 |

| | |
|--------------------------|-----|
| 第四章 六朝奏議文及其他 | 141 |
| 第一節 情理兼備的奏議文 | 141 |
| 第二節 形同抒情小品及蘊含創作觀念的序文 | 152 |
| 第三節 其他抒情性較強的文體略述 | 161 |
| 下 冊 | |
| 第五章 時代的影像：六朝雜傳——以齊魯籍作者為例 | 167 |
| 第一節 亂世英雄傳 | 168 |
| 第二節 僧道傳、逸民傳、孝子傳 | 175 |
| 第三節 家傳、鄉賢傳、自傳 | 180 |
| 第四節 其他雜傳 | 190 |
| 第六章 六朝論體文名家及子書著述（上） | 199 |
| 第一節 「論」壇鉅子嵇康 | 199 |
| 第二節 「才高詞贍」陸機 | 216 |
| 第三節 「辯覺法師」慧遠 | 227 |
| 第四節 「法中龍象」僧肇 | 245 |
| 第七章 六朝論體文名家及子書著述（下） | 257 |
| 第一節 「一時文宗」袁宏 | 257 |
| 第二節 史論巨擘范曄 | 271 |
| 第三節 六朝子書撰作風貌的階段差異 | 288 |
| 第四節 晉代另類子書著述 | 301 |
| 結 語 | 319 |
| 參考文獻 | 325 |

第五章 時代的影像：六朝雜傳 ——以齊魯籍作者為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不依附正史，獨自流行的人物傳記不斷湧現，異常繁榮。這類作品大約從南朝起被人們統稱為雜傳。較早整理編集雜傳作品的為宋齊間學者、文學家陸澄（425～494），《南齊書》卷二十九《陸澄傳》稱其：「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之後是齊梁間文學家、學者任昉（460～508），《梁書》卷十四《任昉傳》稱其：「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目錄著述設立「雜傳」較早的是宋齊之際王儉（452～489），他於宋後廢帝元徽元年（473）表上《七志》30卷，其「經典志」囊括「六藝、小學、史記、雜傳」等類圖書；五十年之後的梁普通四年（523），阮孝緒（479～536）編撰《七錄》十二卷，其「紀傳錄」分成十二個類，「雜傳」為其中之一。唐初官修《隋書·經籍志》，在史部也立「雜傳」類。

雜傳之名目雖始自宋齊，但此類作品的寫作則起於漢代，流傳至今還有少量篇章。至魏晉，雜傳創作雲興霞蔚，盛況空前。推其原故，約有數端。其一，魏晉時期，儒學不復獨尊，意識形態領域趨於多元化，人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個性意識增強，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廣闊的人生舞臺上留下異行奇跡，文人紛紛因其志向，記其行事，以為標榜。其二，魏晉取士，以門第為先，日趨強大的地方勢力，競相宣揚族姓，顯示郡望，以製造輿論，於是大批「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的區域性人物傳記及家族傳記應運而生。其三，魏晉的某些階段，朝廷選用史官時，作為考察被舉薦者

之職業素質的環節，要求其撰寫名臣傳一篇〔註1〕，此規定對雜傳的興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進作用。其四，魏晉人喜歡清談，清談的內容除玄理之外，另一項便是品題人物，此風氣對描寫人物之雜傳的繁榮也有所推動。

山東籍文人在雜傳寫作及整理方面成就卓著。人物類傳有魏王粲《英雄記》，晉郗超《東山僧傳》，梁王巾《法師傳》，北周明克讓《續名僧傳》，晉虞槃祐《高士傳》，梁劉杏《高士傳》，魏劉熙《列女傳》，魏繆襲《列女傳贊》，梁顏協《晉仙傳》，北周明克讓《古今帝王記》，晉徐廣《孝子傳》，晉虞槃祐《孝子傳》，宋王韶之《孝子傳》，梁劉昭《幼童傳》；區域性人物傳記有晉白褒《魯國先賢傳》，魏仲長統《山陽先賢傳》，魏王基《東萊耆舊傳》，齊崔慰祖《海岱志》；家傳有北魏崔鴻《崔氏五門家傳》，北周王褒《江左王氏世家傳》，梁明粲《明氏世錄》，晉華嶠《譜敘》；同僚傳有晉伏滔《大司馬僚屬名》；專寫某個人物的別傳有魏管辰《管輅別傳》，晉羊祜《老子傳》，魏程威等《任嘏別傳》，晉王羲之《許先生傳》，晉魏華存《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自傳有晉王彪之《自序》，梁王筠《自序》，梁劉峻《自序》等；其他還有晉虞溥《江表傳》。在雜傳整理方面，六朝文人中以山東籍著名文學家、學者任昉用工尤勤，貢獻尤大，他編撰了《雜傳》二百四十七卷（《隋志》著錄為一百四十七卷）。以上作品大多數在蕭梁以後亡佚，茲就殘留部分略作論述。

第一節 亂世英雄傳

漢魏之際是亂世，亂世多出英雄。王粲《英雄記》（又稱《漢末英雄記》）應運而產生。「英雄」一詞較早見於戰國兵書，後來又見於兩漢之際動亂年代的某些記載中，但總的來說戰國至漢代的文獻中此詞出現的次數很少。到了漢魏之際的亂世，「英雄」概念則大量出現，或見於時人的口頭談論中，或見於時人的文章中，令人目不暇接。茲不避繁瑣，舉例如下。《後漢書·仇覽傳》載符融與人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用？」

《後漢書·許劭傳》載許劭稱曹操：「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徐幹《中論·慎所從》：「王者之取天下，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孔融《衛尉張儉碑

〔註1〕〔梁〕沈約《宋書》卷40《百官志》：「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北京：中華書局1974版，第1246頁。

銘：「當今英雄，受命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後漢書·袁紹傳》載田豐諫袁紹曰：「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載周毖等對董卓說：「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又同篇注引《獻帝傳》載沮授說袁紹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引皇甫謐《逸士傳》載王俊對劉表說：「曹公，天下之英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吳質《魏都賦》：「我太祖鴻飛兗豫，英雄響附。」《三國志·魏書·鮑勳傳》載鮑信對曹操說：「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弊。君殆天之所啓。」《三國志·魏書·程昱傳》載程昱時范縣令靳允說：「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之所詳擇也。」《三國志·魏書·鍾繇傳》載鍾繇說李傕、郭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三國志·吳書·朱治傳》注引《江表傳》載朱治說孫賁說：「……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後漢書·孔融傳》注引《融家傳》云：「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眾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載諸葛亮對劉備說：「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又載諸葛亮對孫權說：「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三國志·魏書·郭嘉傳》注引《傳子》載郭嘉對曹操說：「孫策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載周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陳琳《為袁紹檄豫州》稱袁紹：「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吳曆》載張紘對孫策說：「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士，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三國志·蜀書·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載劉巴說：「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郤正《釋譏》云：「沖質不永，桓靈墜散，英雄雲布，

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者忽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載高柔謂鄉人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陸遜《乞息親征公孫淵疏》曰：「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雄踊躍。」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同樣是亂世，漢魏之際士人對「英雄」的關注遠逾兩漢之際，個中原因，在於漢魏之際盛行人物品鑒及其英雄崇拜觀念的空前高漲〔註2〕。

由上述諸例可見，所謂「英雄」基本是一個中性詞，且內涵較為寬泛，大多是指那些身處亂世，乘時而起，奮發有為，有志於建功立業的人物，這類人物中包括擁兵割據的軍閥，也包括在事業上謀求發展而輔佐他們的幕僚，或泛指其他方面的傑出人才。

生活於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王粲撰寫《英雄記》當謂順理成章，毋庸置疑。他自己有一次重要場合的賀辭中就出現「英雄」、「俊傑」、「賢俊」、「豪傑」等詞。《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荊州，設宴慶賀。王粲捧著酒杯祝賀說：「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迴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一百多字竟頻繁地出現四次「英雄」式的詞彙，堪稱空前絕後，無與倫比，王粲對「英雄」的關注和執著於此顯露無遺。王粲「性躁競」（《三國志·魏書·杜襲傳》），其實質是用世之心強烈，對「英雄」的關注在本質上也是其強烈的用世心的體現。

《英雄記》原有十卷，陳壽撰《三國志》、范曄撰《後漢書》可能參考過此書。梁代以後亡佚。清人黃奭有輯本，主要採自於《三國志》注、《後漢書》注及北宋大型類書《太平御覽》所引用之文。今人俞紹初先生在此基礎上又有補遺，並附錄於《建安七子集》中。其中《三國志》注引用 60 多段文字，《後漢書》注引用約 30 段文字，二書部分內容有交叉。記述了 50 多位漢末人物的事蹟，涉及董卓、袁紹、袁術、曹操、呂布、孫堅、公孫瓚、劉表、

〔註2〕 駱玉明指出：「漢魏之際出現的從崇敬聖賢到崇敬英雄的變化，其根本意義在於顯示了這一時代對人的智慧、勇敢精神和創造性才能的重視，這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富於活力的表現。」（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0 頁。）

劉焉、劉璋、劉備、橋瑁、楊奉、韓暹、丁原、張楊、韓馥、劉岱等擁兵割據的人物，這些人物雖勢力強弱及志向大小不等，但皆屬在漢末亂世不甘沉淪、乘時而起，欲有所為的人物，符合當時的「英雄」標準。輯本所存人物事蹟的記述，以呂布為最多，其次以公孫瓚、董卓、袁紹較多。其中某些材料可補《後漢書》、《三國志》相關記載之缺略，具有不容忽視的史料文獻價值。

再就是以上人物屬下的文武幕僚，其中記述袁紹幕僚最多，有高順、逢紀、審配、郭圖、韓珩等。此外，記述有董卓屬下之李傕、郭汜（董卓被殺後，二人成為獨立的軍閥）、胡軫，韓馥屬下的劉子惠、耿武、閔純，劉表屬下的張羨，劉璋屬下的龐羲，孫堅屬下的周瑜，曹操屬下的典韋，等等。這些人物或為主人出謀畫策，或馳騁沙場，以圖建功立業，故亦被以「英雄」目之。

還有一些以上二類情況（隸屬關係）不能涵蓋的人物，如臧洪、劉翊、劉虞、孔融、張儉、涼茂、曹純、閻忠、周瑟、伍瓊、蓋勳、向栩等。從傳統的倫理道德標準看，他們或為義士，或為仁人，或為名士，或為忠臣，或為良吏，或為學士，或為隱士，或為策士。其中閻忠屬於策士類型的人物。《英雄記》輯本「閻忠」條僅寥寥數語：「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載，閻忠為涼州刺史部漢陽郡人，當過縣令。靈帝中平元年（184），他曾遊說擊破黃巾、威震天下的皇甫嵩乘勢而起，推翻劉氏，誅除宦官，南面稱帝，建立新朝，辭云：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屍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足以振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

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震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阪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

漢末時期許多士人，往往有所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危言深論，不隱豪強」的風節，但其目的在於匡扶漢室，整肅朝綱，而閹忠之說辭顯然在鼓動皇甫嵩棄漢自立，「臣事君，猶子事父」之類封建倫理綱常在他身上已喪失了作用，戰國縱橫策士的氣概豁然再現。斥漢帝為「庸主」、「昏主」，稱推翻漢室，成就大業為「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如果說陳蕃、李膺、范滂以及孔融等是以其信義攜持民心，挽漢室於將亡的代表，那麼閹忠則是匡漢之心已絕，鼓吹改朝換代的典型。《英雄記》所載閹忠不願與賊盜同流，但他願意勸說皇甫嵩這位擊破黃巾的名將棄漢自立。王粲把此類人物也視為漢末英雄，尤具有時代特色。

《英雄記》還有不可忽視的文學價值。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借鑒了以往傳記善於捕捉傳主一定場合中之言行以表現其性格特徵的優良傳統，某些片斷寫得鮮活逼真，讀來給人以栩栩如生的深刻印象，如寫董卓無視君臣之禮的跋扈專橫：

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

〔註3〕

〔註3〕〔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73頁。

寫呂布爲曹操所擒，乞求劉備求情援救，被劉備拒絕：

曹操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憾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藝文類聚》卷十七引）

寫劉翊捨身濟人的至仁至義：

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九引）〔註4〕

寫李昊、張安二人臨刑還不忘幽默，亦令人難忘：「董卓攻得李昊、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世說新語》記潘岳、石崇臨刑言「白首同所歸」庶幾近之。又如記述呂布設宴調解袁術與劉備之間一觸即發的戰爭：

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並請靈等饗，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鬥，但善解鬥耳。」乃令植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鬥。」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六引）〔註5〕

呂布以藝解鬥之智慧，以及對射術的自信，得以真切展示。又如記呂布遣陳登向曹操求爲徐州牧而未得，陳登歸來向呂布轉述他與曹操的談話：

呂布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不惟吾所求無獲，但爲卿父子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二引）〔註6〕

陳登把呂布比作虎，當喂飽，否則吃人，意在提醒曹操：呂布英勇善戰，當滿足他欲爲徐州牧的請求，否則與之處於交戰狀態，就要付出代價。曹操把呂布比作鷹，饑則爲主人所用，飽則高翔而去，意在暗示呂布現在地盤小，

〔註4〕〔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933頁。

〔註5〕〔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311頁。

〔註6〕〔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621頁。

實力弱，尚能爲我所用，而一但其當上徐州牧，地盤擴張，勢力增強，必將自立門戶，不爲我用。兩個比喻立意不同，但皆生動傳神。

有的片斷不僅刻畫了有關人物的鮮明性格，而且對交戰情形有細緻真切的敘述，如寫袁紹幕僚審配在袁曹交戰中的表現：

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奔中山，人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奔沮。審配命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太平御覽》卷三百一十七引。按同書卷四百三十八引略異，記有審配被俘後與曹操對話等細節錄以參照：「審配守鄴，曹操攻之。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即忠於袁氏，不得不爾。』志欲活之……」）〔註7〕

審配堅守鄴城的盡心盡力，緊張激烈的戰況以及城陷被俘後的寧死不屈，寫得頗爲生動傳神，堪與《三國志》中的佳篇媲美。又如寫公孫瓚與袁紹的軍事對峙與衝突：

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仇。嘗乘白馬，又白馬數十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史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鬥，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

〔註7〕〔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462頁。

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陳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敗，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免整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鬥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三國志·袁紹傳》注引）〔註8〕

漢末兩大軍閥在特定時刻表現出來的超人的意志、膽量、活力，以及激烈的戰鬥場面躍然紙上，鮮活生動，堪補《三國志》之缺略。

第二節 僧道傳、逸民傳、孝子傳

六朝道教、佛教興盛，故出現不少有關的人物傳記，山東籍作家所撰有《清虛真人王君內傳》（魏華存）、《許先生傳》（王羲之）、《東山僧傳》（郗超）、《法師傳》（王巾）、《續名僧記》（明克讓）；郗、明之作已佚。王羲之撰許先生傳，見《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註9〕。許先生，即王羲之同時期的著名道教人物許邁。《晉書·王羲之傳附許邁傳》：「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楊句容人……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岩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到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

今存佚文數則，如：

邁好養生，遣妾歸家，東遊採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反期，乃改名遠遊，書與婦別。（《太

〔註8〕〔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3頁。

〔註9〕朱東潤先生云：「《隋書·經籍志》有《僊人許遠遊傳》一卷，不著撰者，兩《唐志》皆作王羲之《許先生傳》。案《晉書·王羲之傳》，言羲之與許邁遊，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則羲之曾有此傳無疑。《御覽》諸覽引《許邁別傳》，疑即是書。」（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頁）朱先生所言近是，茲從。

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卷引)〔註10〕

邁少名暎，高平閻慶等皆就暎受學，暎曰：「閻君可服氣以斷穀，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暎爲燒香，有五色煙出，暎亦自去，莫知所在。(《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卷引，又見《初學記》卷二十五，文字稍略。)〔註11〕

邁小名映。有鼠齧映衣，乃作符占鼠，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齧衣者留，不齧衣者去。」群鼠並去，唯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一卷)〔註12〕

篇幅短小，情節簡單，但趣味性還是較濃的，風格類似某些志怪筆記。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有魏華存《清虛真人王君內傳》〔註13〕，係一篇較長的道教人物傳記。六朝道教興盛，道教人物傳記亦呈水漲船高之勢，其代表性作品，專書如葛洪《神仙傳》，單篇如華存此文及王羲之的《許邁別傳》。爲弘道明教，道教(包括佛教)人物傳記往往虛飾情節，以建構神奇境界，追求聳人聽聞的效果。華存此作亦不例外，譬如開篇一段關於王褒身世的記述，看上去採用的是坐實的筆法，實際上卻經不起推敲，頗多謬誤。傳記的主要部分記述王褒學道修煉成仙的經歷，則更充溢虛誕不經的內容，且善於吸收借鑒辭賦華麗的語言風格和鋪張揚厲的描摹手法，如：

君體六和之妙炁，挺自然之嘉質，含嶽秀以植韻，秉靈符而標貴，暉灼煥於三晨，峻逸超於玄風……峨峨焉若望慶雲之沓軫，浩浩焉似泛滄溟之無極。神棲萬物之嶺，氣邁霄漢之津。鴻漸鄧林，展翮東園。將藏鳳以翳於南風，匿龍華以沈於幽源……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之聲，簫鼓之音，須臾之間，漸近此山，仰而望之，見千騎萬乘，浮虛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輦，手把虎符，朱鉞啓途，握節執旄，曲晨傾蔭，錦林蔽虛……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洪鯨，湧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遠，靈歌九真，雅吟

〔註10〕〔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238頁。

〔註11〕〔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859頁。

〔註1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038頁。

〔註13〕魏華存(252~334)，晉代著名道教人物，字賢安，任城(今山東濟寧)人。司徒魏舒之女。後被尊奉爲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師，稱「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夫人」。其《清虛真人王君內傳》載《雲笈七籤》第106卷。

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眾仙揮袂，萬神遷延，羽童拊節，慶雲纏綿……（《云笈七籤》卷10紀傳部·傳四）

行文講究辭藻華美，整齊用韻，富於想像，大肆鋪飾，氣勢宏偉，宛若辭賦。在魏晉山東作家之雜傳中，華存此文與管辰《管輅別傳》的行文風格比較接近，堪稱辭賦化追趨頗為濃重的代表性作品。而作為道教上請派的第一代宗師，華存此文直接影響到道教經書《真誥》的文風。日本學者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真誥校注》中文本之譯者朱越利先生說：「《真誥》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真人雲輪綠輶、錦帔玉佩，月夜下凡，與人相會，恍惚迷離，來去無蹤的場面，極盡想像、鋪張之能事……『真誥』主要來自魏夫人……魏夫人命令兒子劉璞傳法於弟子楊羲……楊羲將魏夫人的口授繼承了下來。楊羲成年時，魏夫人已經去世。所謂繼承口授，可能是劉璞轉述魏夫人的口授，楊羲記錄；也可能是劉璞或其他弟子記錄了魏夫人的口授，楊羲抄錄他們的記錄。楊羲詭稱魏夫人親自降授給他。楊羲將記錄或抄錄的『真誥』傳授給許謐、許翮，二人又重新抄錄。這三人合稱『一楊二許』，他們記錄、抄錄的『真誥』，人稱『三君手書』。『三君手書』既是宗教經典，又是書法佳品，在江浙一代流傳了150餘年，為信徒所珍重。中經傳授、轉移、散亂、收集、整理，難免混入其他上清派道士的少量偽作。最後由陶弘景（456～536年）整理為《真誥》一書，故志書多著錄為陶弘景撰。今本《真誥》第1卷至18卷正文為楊羲、許謐、許翮手書，陶弘景注。第19卷至第20卷為陶弘景述。」〔註14〕指出了《真誥》的文章風貌、成書過程及其與魏華存的緊密關係。

《孝子傳》系列，有東莞姑幕（今山東安丘）徐廣《孝子傳》〔註15〕，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王韶《孝子傳》〔註16〕，高平（今山東金鄉）虞槃祐《孝子傳》〔註17〕。

〔註14〕《真誥校注》之「譯者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註15〕徐廣（351～425），字野民。字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仕宋，曾任散騎常侍、秘書監、中散大夫等職。撰有《晉紀》、《史記音義》等。

〔註16〕王韶之（380～435），字休泰。好史籍，博涉名聞。曾任東晉著作佐郎、中書侍郎、黃門侍郎。仕宋，曾任侍中、吳興太守，勤於職守，有政績。

〔註17〕劉昭，字宣卿，晉太尉劉寔九世孫。自幼聰穎，七歲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為外兄江淹所稱譽。仕梁，曾任無錫令，豫章王、臨川王記室，郟令。集諸家《後漢書》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范書無志，以司馬彪《續漢書》之《志》八篇續之，並為作注。為研究後漢制度重要資料。另撰有《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已佚。